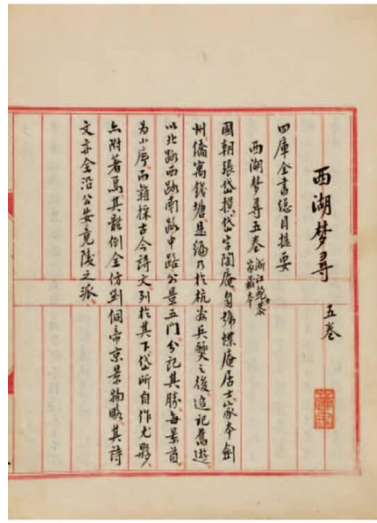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西湖梦寻》



《西湖梦寻》是晚明著名散文家张岱的代表作。张岱(1597-约1676),字宗子,后改字石公,号陶庵,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,侨寓杭州。明亡后披发入山,安贫著书。张岱提倡任情适性的文风,其题材范围广阔,《西湖梦寻》是作者在国破家亡后所写的有关西湖的掌故,文笔清新,表达了对故国乡土的追恋之情。

结束杭州之行回家的火车上,拿出这本《西湖梦寻》来,将自己看过的景致与几百年前张岱魂牵梦绕的西湖一一比对,竟然兴趣盎然,欲罢不能。对于只在杭州呆了两天还迷路的我来说,实在无法根据自己那点浮光掠影,就断然评价这个城市。更何况,今日的杭州,与诗词歌赋中的那个美丽不可方物的西子,与马可波罗游记中那个“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”,已然不同了。大富翁

张岱对西湖太了解,太熟悉,一往情深。而一支墨笔又空灵隽秀,写下梦中旧时西湖,写下西湖北路、西路、中路、南路外加西湖外景。涵盖各种名胜景观,祠堂,寺庙,佛塔,历史传说还有历代相关诗文,诗歌中处处描尽钱塘繁华,烟柳画桥,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。老猫

最感怀的是序中张岱所言:余生不辰,阔别西湖二十八载,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,而梦中之西湖,实未尝一日别余也。明亡后张岱所见的西湖是“断桥一望,凡昔日之弱柳、桃、歌舞楼榭,如洪水淹没,百不存一矣”。张岱为西湖而去,却不料眼前西湖远远不如梦中旧时西湖,只觉得痛心,急急走避。至此,只能梦中说梦,故作《西湖梦寻》,文虽清新,然内心何等苦涩。

在得到这本书之前,读张岱的书并不多,当看了这本书后,才感觉相知恨晚(当然只能是单方面的相知),《西湖梦寻》,本来很美,但我却看到一种悲,即使依旧蕴含着美,也成了一种凄美。我想或许很多的回忆都带着这样一种凄美罢。因此读这本书时也自然地想到了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,不同的情调,却是同一种感觉。偶尔想着,立功、立德、立言,或许我都无法做到,等多年之后,自己也来一本小册子,记录我生平之事罢。

张岱这本《西湖梦寻》,本有失国之后追忆故国之痛。他所写小序,说:“阔别西湖二十八载,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,而梦中之西湖,未尝一日别余也。”如此字句,曾教我神伤泪滴。但读来读去,他的本意却被我渐渐忘却,纯粹将《西湖梦寻》当成了旅行指导手册。这点深以愧之。

总觉得《西湖梦寻》和《浮生六记》是远隔数百年的姊妹篇。《浮生六记》的开篇如同一部爱情小说。倘若不作女性主义批评的话,这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开始。此类爱情小说的主题之一,大多是男方掌控中对女性的教育过程。《国策》、《南华》也好,杜诗李诗也罢,《琵琶行》是最初肇始的文本。一个沦落天涯的女人,因为男人的倾听和记述而成为不朽,永远匿名地漂浮在历史之海的无限之中。《西湖梦寻》大约也有类似的地方。武装抵抗失败之后的遗老遗少,遁隐山林,心有所失,充满驱车高原之意。这与宋词元曲之兴颇有相似。失落的疆土和前朝风物,如隔云端的美人,可追忆而不可求思。在张岱的笔法里,回忆中的西湖景物即是美人。在这个意义上,他的散文不啻为苏轼“西子”之喻的延续。静止、美丽且哀愁的西湖,不断为掌控语言之美的男性的目光所笼罩、型塑和穿越。只要这些追忆黄金时代的男人仍在,这些文字也注定会消逝于月下,再不断诞生于花前。Sein

(黄崇森 整理)

钱志熙

又到为自己的一本书写后记的时候了,不禁感慨系之!

伦敦奥运会刚刚结束,运动员们气壮山河的对决与闭幕式霓旌云裳的表演,显示了人类到了二十一世纪,借助声光化电的科技,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华彩,也享受和目睹了古人所无法梦想的风华。以前我曾经认为,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,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再创造英雄,也无需创造英雄。但现在看来,情况也许正好相反!借助现代科技这个抬轿者,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在娱乐、体育甚至政治、经济领域中的巨人们,似乎能享受比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更为炫光万丈的荣华。而人类追名逐利的热情,也同样的比古人高涨万倍。呜呼老聃,尔复何言!尽管如此,命运二字,仍是最大的主宰者,个体在他面前,是那样的无力。这一点,即使对于英雄而言,也不例外。在整个观看过程中,我也有诸多感动之时,但让我意想不到地潸然泪下的,是孙杨在参加1500米泳时因怀疑枪响而过早射向泳池醒悟回转后的那种无助、含泪与乞哀。人就是人,有时候那样强大得不可战胜,有时又是那样的无奈,而由此到彼的转变,只在瞬息之间。这一点古今中外没有谁可以例外。所谓“时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自由”(罗隐),即此之谓也。好在我的小同乡孙杨只是虚惊一场!最后又勇夺一金,乘胜而归。但对于他的人生,我相信那半刻不到的虚惊,应该更是受用无穷的经历。当然,一连等待了好几天的小同乡朱启南在射击赛上的三次失利,也让我颇有些失落。本来期待着看他用那种自己特有的潇洒与不须注解的自然淡定,赢得属于他的一场场胜利。因为看到那样形式的一种胜利,是极大的享受。好在他最后离开赛场时,那份淡定仍在,而成熟感似乎更增加了。挫败又有何惧!希望他能再次成功。因为他的身上是具有温州人气质的,并且是温州年轻人的气质,是我这一代温州人所没有的。不管怎么说,我也得说一句套话,感谢奥运!它陪伴我度过萧斋炎暑中独自著述的半个多月。此时,又是窗外园林中的鸟鸣啾啾,一切又复归平静!

对于温州人,我的感情曾经是比较复杂的。也许任何人对于自己归属其中

吴丽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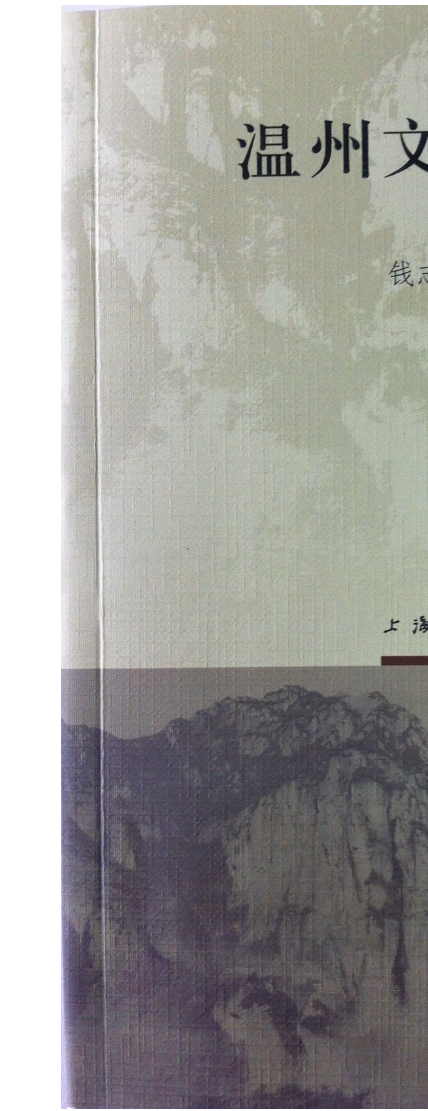
意外的停电,让我得以静下来在恍惚的灯光下,反刍这几天来看的小说:德国君特·格拉斯的长篇小说《铁皮鼓》。文学,以及与文学打交道的人,可以是很强韧的,如鲁迅和他的匕首,也可能是很脆弱的,来一场“焚书坑儒”也就灰飞烟灭了。如果把政治强加于文学,只会扼杀掉文学。一旦将阶级的枪口对准作家,那,那支妙笔就只能长草了。有人说,小说家君特·格拉斯曾是个法西斯,他到现在才出来说话是如何如何地不可原谅。不明白,摆出这样一副大义凛然样子的仁兄,在战争年代,在那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大旋涡中,会怎样?在《铁皮鼓》冷冷的文字里,隐藏着作者几多的沧桑和无奈?战争的可怕,想必谁都知道。德国人、波兰人、瑞典人、俄国人,一拨又一拨的军队,一拨又一拨的政治风云。除了迷惘和不知所措,手无寸铁的平民们还能做什么?

想起了老家那只一只耳的老人。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,仅仅几个战败的日本鬼子,就可以用刺刀割去他一生的幸福。那么,那些在被战火一次又一次灼烧的但泽地区的人民,又有何幸福可言呢?混乱的

潘若晨

看了一棵松,爬过一座山,赏过一处景,慢慢走,慢慢欣赏。世上万物本无情,但是看得多了,人情也就渐渐融入其中了。自然风景,便渐渐有了人的眉眼,即所谓“山是眼波横,水是眉峰聚”。所以,那些山山水水大多是心情投射下来的一片影子。正如朱光潜先生《谈美》一书中所说的,世间的美丑都是从人的心底衍生出来的,美丑的标准因人心而异。有的人认为背直的是美的,所以驼背就是丑的;有些人认为的高,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矮的;有的人认为温庭筠的词美,而有的人却认为辛弃疾的词美。

那么,到底美是什么,它是如何定义的?书中说,美不完全在外物,也不完全在人心,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。同是一棵古松,千万人所见到的形象就各有不同,所以每个形象都是每个人凭着人情创造出来的,每个人所见



的族群,都会有复杂的感情。对于温州的文化,尤其是自己熟悉的传统文史,我则一直是充满兴趣的。但真正开始将其作为自己的学术课题,还是最近十多年的时间。2003年1月由温州社科联主办的温州学会议,可以说是我研究温州文史的一个起点。凭借自己在文史研究上比较多的积累,在研究伊始,我就为自己确定了基本的研究方式。这一点在前言中已经讲过了。但纯粹的温州学研究,对于我来讲,毕竟是带有业余性质,本书中的研究,也基本上属于“计划外经济”,多由一些临时的机缘促成。并且,它与我现在所受的单位内与业内

铁皮鼓

政治运动,丑恶的现实生活,对侏儒奥斯卡·马策拉特来说,不是地狱是什么?所以,他要一直敲鼓,一直敲,向这可怕可怕的世界提出抗议。他要用歌声唱碎玻璃,唱碎这光怪陆离的荒唐世界。生命如浮云,唯有精神荡气回肠。谁又能说自己比这个鸡胸驼背的奥斯卡高尚呢?外祖母的四条裙子、狭小的阁楼间、巴黎的埃菲尔铁塔。奥斯卡,在寻找安全安静的角落。二十世纪的“神秘、野蛮、无聊”,使但泽的历史多灾多难,像那个船艙木雕尼俄伯一样,谁染指于它,就会灾祸临头。君特·格拉斯试图为自己保留一块最终失去的乡土,一块由于政治、历史原因而失去的乡土。就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,做了最好的回顾和忏悔。米兰·昆德拉说:“在历史的进程中,大家都走在浓雾中。我们怎能苛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重大历史变革中不错队?”奥斯卡三岁时从台阶滚下,之后再也未曾长大。这个非常敏感而智力相当高的奇特孩子,用他与众不同的视角注视着这荒唐世界。三岁以后便决定不再长大的奥斯卡·马策拉特,紧紧抱住了他的铁皮鼓。他抗拒来自成人世界的命运安排。而他的抗拒是多么荒唐而无力啊。但是,却那样地震撼人心。

我爱你，无关风月

到的古松的形象就是每个人所创造出来的。读到这里,不禁有些疑惑:自己平日里见到的美是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吗?书中有一句话正好能解释我的疑问:这些美,一是让我感觉到美,二是我的心灵,是我的意识。那么,美更多是在“我”中产生的,感受是我的主观判断,意识也是我内心所衍生的。这样一来,世间我爱的风景就不完全是源于它们本来的形象。有些美,只能用心体验。我爱的,无关日月云雨,而是一颗心慢慢集聚的感动了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来自蒲松龄的小故事《罗刹国》。一个人误入了一个叫作罗刹的国家,这里的每个人脸都长着一张罗刹脸,极其凶恶。这个误入罗刹国的人长着一张极为清秀的脸,但是罗刹国的人一直在说他的脸奇丑无比。他禁不住众人的非议,于是自己心里的美丑观念也慢慢地变化了,也认为那穷凶极恶的罗刹脸是极美的。最后,他的脸变“好



的种种学术考评、考绩毫无关系。我花了近十年多时间编撰的《乐清钱氏文献丛编》,尽管我自己知道其价值不一定低于我的其他几部专著,但它不可能申报任何形式的科研奖励。这本书也一样。但是我知道,这种研究不仅在学术上有价值,而且与我的生命更是息息相关,我的同乡也会满怀兴趣去看它。我想这种奖励是更大的,我期待着!我将它作为一瓣心香,献给我的家乡,也纪念我在九山湖畔、松台山麓独自徘徊的那些日子!(作者为乐清籍学者,北京大学教授)

uedu

书前书后

在书中,看着那么多大人摇摆不定,那么多孩子盲目冲动,敲着鼓的奥斯卡,除了冷眼看世界之外,他也找不到出路。奥斯卡把鸽子称为“天底下最爱寻衅吵嘴的女房客”,许多反传统的想法充斥着大大大的脑袋。他给这世界投去荒诞却充满自由个性的眼光。唱破玻璃的奥斯卡,淋漓尽致地发泄自己的不满,并诱惑他人行窃,一次次无声地割开玻璃,割开这荒凉世界的浮华表象。奥斯卡,对人的死亡相当冷漠,到了近乎冷血的地步,身边人一个的一个的离去,对他仿佛就是一阵风吹过。在他妈妈出殡的时候,他很想坐在棺材上敲鼓,他出卖了扬·布朗斯基,这个他假想中的父亲,他间接地害死了他不想承认的父亲马策斯特。然而,这一切,在他小小的心理世界只是泛起了微澜,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对待着生离死别。最多,就是敲敲他的鼓,或者埋掉他的鼓。今天,向一个三十岁的人提供的一切机会,都必须经过检验,如果不用我的鼓,那又用什么去检验呢?是呀,黑厨娘正迎面走来。你不害怕吗?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,人们不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吗?

看了。有一天,他凝视镜中的自己,发现脸已经变成了罗刹的模样。他想离开,想恢复原来的模样,便跑到当地极有名望的人那里询问恢复的方法。那人说,想你心中所想的模样就可以。于是,他沉下心慢慢联想,变回了原来的脸,也出了罗刹国。故事中,那个人心中的美丑慢慢被众人心中的标准改变了,而回到最初的模样也只能由自己的心来决定。我们可能都会经过这样一条路,走上旁人认为很美的道路,渐渐迷失了原来的模样,慢慢放弃了自己对美的直觉,过度地在意别人的想法。在这样一条追寻美的道路上丧失了对美的真正意义上的探寻。所以,我想保持一颗自己爱任何事物不在乎外物眼光的心。我爱你,无关风月。不是不在乎形象上的美感,只是有一颗这样本真的心就好了,不会忘记有这样的一句话的存在:当山风吹起,月儿升起,我想追寻这真正的美。



如果你想收获一片森林,第一个最佳种树时间是20年前,第二个最佳时间就是现在。翻开本书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足以给人最为强烈的震撼。15年前,日本青年大龙隆司来到内蒙科尔沁,开始了他以植树方式向沙漠挑战的生涯。已被中国朋友“汉化”为大龙的大龙隆司,不仅同NPO的其它同事一起,建立了绿化网络,每年吸引富士日本公司包括其它人士自费前往内蒙植树,而且在中国长年治沙过程中,他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家庭,简而言之,他已把植树治沙事业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人生。

大龙并不是NPO的创始人,本书没有作进一步交待,可能只是植树治沙呆在科尔沁时间较长的一位日本人。大龙也不是本书的唯一主角,其实还有很多人像他那样飞过海峡,来到从未见过的沙漠。世界上的那些沙化之地,没有哪里的治沙行动是轻松的,需要的是体力活,吃的是沙土饭,连上厕所往往都会成为最大的问题。特别是,治沙行动的大部分费用还需个人承担,按照目标汇率,每人至少承担超过4000元人民币的费用,其它费用则由富士公司工会承担。尽管如此,绝大部分志愿者非但毫无怨言,而且对当地群众缺乏抗沙治沙意识给予了充分理解。毕竟摆在他们面前第一位的是生存。

本书写到了许多日本人,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富士公司员工。后来,富士中国公司员工也加入其中,但“文化差别”很快就显现出来。相较于日籍员工的自费,富士中国公司担心员工参与不积极,于是出了免费举措。正因为对志愿行动缺乏深入了解,所以一开始对植树行动还需要缴费颇为不解,直到实地才茅塞顿开。显然,这折射日本人计划的精致,其实也是日本引领世界管理水平的自然反映。种树治沙,没有亲身经历就不知其艰难。如同本书交待的那样,那些从未到过沙漠的人们一开始脑海除了装满新奇,对于植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准备。然而,当他们来到流沙之地时才发现,有时朝上走一步都非常困难。体力付出是一方面,科学知识考验往往更大。就目前植树情况来看,成活率不高,维护不力,所以活动组织者必须充分考虑到植树品种,当地对苗木的政策要求,同时还必须努力兼顾到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。种树,到底改变了谁?从表象上看,当然是为了治沙,是为了减缓当地沙化现象,是为了通过植树改善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,是为了借助此兴趣使我们的天空不再有沙尘暴,是为了地理上的他们,也是为了心灵上的我们自己。

我们不必将这些行为拔得过高,只要将我们的思绪带到遥远的沙漠,直面干旱、沙尘、贫瘠,我们就会懂得其价值与意义。如果我们进一步对照中日志愿理念也不难看出差别,日本人习惯将志愿行为融为生活的一部分,而我们则习惯为“付出”帮助。这样的“体外”劳动。志愿行为是否为生活的一部分结果自然迥异,前者必定尽心尽力且会从中收获快乐,后者往往只是咬紧牙关“苦熬”中度过,纵使精神可嘉,但无法品尝到志愿行为的甘甜。说点题外话。本书所描绘的植树行动,是基于富士日本公司工会的志愿活动,至而影响到富士中国公司的积极参与。近年来,关于公司的公民责任问题屡被舆论提及。从国内企业表现来看,尽管有些企业得分尚可,但大都只是通过捐钱捐物实现增分,实际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美誉度并不高。相较而言,像本书这样的植树治沙之举,无疑是企业公民责任的最好彰显。当然,这一责任的彰显是长期的,比如富士日本公司工会在科尔沁的植树活动已超过15年。